

# 新时代文学的根扎向广阔大地

胡妍妍

## 艺海观澜

对我来说，“科幻+传统文化”并不是刻意的组合，而是在“两创”大潮中的顺势而为。我相信，即便没有《时空画师》，其他作家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 发展科幻产业 需要形成合力

海 漉

不久前，我的中篇小说《时空画师》在成都世界科幻大会上获得2023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奖。从前辈刘慈欣手中接过奖杯，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一步步走上科幻创作的道路源自心底的热爱。小时候，我喜欢到附近的新华书店读书，不经意间读到了小说《海底两万里》《神秘岛》《古峡迷雾》等科幻作品。读中学时，我开始有意识地找科幻小说来读，同学们也争相传阅科幻杂志，这种阅读氛围让我更加钟情于科幻。科幻的迷人之处，在于通过科学幻想的方式，创造与现实不同的世界，带人们体验想象的奇观。对于科幻迷来讲，动笔写小说是很自然的选择。当你反复在小说营造的奇观里翱翔，总有一天会想亲手创造自己的文学世界。

将热爱的种子浇灌成花朵，需要不懈耕耘。科幻是我的业余爱好，我无法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其中，但可以把休闲娱乐的时间用于写作。写作过程充满艰辛甚至煎熬，因为热爱，我坚持了下来。大学期间，在经历了多次退稿以后，我创作的小说《惊情喀纳斯》在杂志《今古传奇》上发表。这让我收获了继续创作的信心，也让我与文学编辑建立起联系，不断从他们那里获取专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时光飞逝，我的科幻创作终于“走上正轨”，每年发表两三部中短篇小说，吸引了一批读者。

科幻创作的一个普遍难题是，作者常常用长篇累牍的深奥术语解释科幻设定，这不仅提高了接受门槛，也打乱了叙事节奏，因此难以获得广泛的阅读和传播。刘慈欣的《三体》《吞食者》等作品既有突出的科幻元素，又讲述曲折新奇的故事，引人入胜，令人着迷。这些作品启发我，无论“硬科幻”还是“软科幻”，讲好故事才是好科幻。在创作中，我始终坚持故事为先的理念，格外注意科幻元素是否易于读者接受，也渐渐学会在情节推演中自然带出科幻设定，把作品营造的科幻世界逐步展现给读者。《时空画师》开篇并没有很多科幻要素，反而更像一个悬疑故事，随着情节发展，科幻设定开始浮出水面。从结果来看，这样的创作理念使我的作品受到更多读者的喜爱。

获奖后，不少人问我《时空画师》“科幻+传统文化”的设定很新颖，灵感源自哪里？直接灵感来自古画《千里江山图》。北宋画家王希孟留下传世名作，其人在史书中却只有寥寥数字记载，这为发挥文学想象力留下了巨大空间。小时候，我曾反复阅读一本白话版的《资治通鉴》，其中的精彩内容至今难忘，不少悬念也让我意犹未尽。一个历史细节展开来，就可能成为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我的《走蛟》等一系列“历史科幻小说”，都由历史的留白而来。

每个作家的创作都有历史文化烙印，科幻也是这样。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赓续传承从未中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庞大的创作“数据库”，从中取材并进行创新转化，就会源源不断推出新的文学作品、影视节目、旅游项目、文创产品。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成长，从中汲取素材再生产，取材于此的故事也会更容易赢得读者共鸣。放眼当前文艺创作，越来越多创作者主动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大潮，从我们的古老文明中寻找灵感，找素材已经成为一种创作共识。对我来说，“科幻+传统文化”并不是刻意的组合，而是在“两创”大潮中的顺势而为。我相信，即便没有《时空画师》，其他作家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科技的春天才能造就科幻的春天。无论哪种科幻，都来源于科学，科技发展蒸蒸日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这让人们对科学充满向往与好奇，吸引人们去阅读科幻作品，也因此造就了科幻产业的生机活力。可以说，当今中国科技的繁荣，是科幻创作最大的底气。而作为一名金融工作者，我常常从产业角度思考中国科幻的未来，希望中国科幻真正强起来。我认为要实现这一愿景，需要更完备的产业链要素，补齐产业发展的短板。同时要抓好影视改编等关键环节，发挥提纲挈领的作用。比如，《流浪地球》《独行月球》《三体》等优秀影视作品的成功，对科幻产业的整体提升作用就十分明显。他们一方面让科幻作品广泛传播，拉动了科幻作品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细化产业分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进而夯实了文化工业体系和行业基础。发展科幻产业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文学创作、版权交易、影视改编等各环节共同努力、形成合力。

在成都参加世界科幻大会时，我有一个感受：国外的科幻迷、科幻作者大多已上了年纪，但中国的科幻迷、科幻作者却很年轻，我们有越来越多十几、二十几岁甚至年龄更小的科幻迷。这昭示着中国科幻朝气蓬勃的未来，只要付出真心和努力，我们一定能打造出文脉悠长、感动世界的中国科幻。

（作者为科幻作家，本报记者张明磊采访整理）

## 文艺评论

近日，中国作协“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作家活动周”在京举办。45位今年新加入中国作协的会员代表受邀参加活动。其中“矿工作家”陈年喜、“农民作家”单小花、“外卖诗人”王计兵等都来自基层，他们在辛勤的工作之余，选择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世间百味，抒发真情实感。他们的人生因为文学而改变，他们的文学又打上深深的人生烙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对于新的文艺群体“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

面对数量庞大的基层文学爱好者和写作者，如何看待他们、团结他们，怎样为他们的成长成才铺路架桥，怎样激发他们的创新创造活力，这是新时代文学工作的重要课题。基层的文学力量活跃、深厚、澎湃、持久，才能更好推动新时代文学生生不息、日新又新。

### 把文学浇灌心灵、培铸精神的力量传递下去

点开“外卖诗人”王计兵的微信，其头像是他从去年以来出版的两部诗集的封面，微信签名则是“顾客至上，送货上门”。这是他生活的两面：一面是文学，一面是工作。

农村出身、在江苏昆山打拼多年的王计兵，对文学的热爱始终深埋心底，不曾消退。5年前，他开始做外卖骑手，5年多时间里累计骑行30万里路，写了上千首诗。诗歌的短小精练，恰如其分地填补了他生活的间隙。去年，他的一首短诗《赶时间的人》在网络上“刷屏”，仅在微博上就有2000多万人次阅读。两部个人诗集也接连出版，登上多个畅销书榜单，总印数已超10万册。

王计兵说，做了外卖员，眼中的世界更加立体了。他在诗中写故乡生活，写父母亲情，也写那些用双脚锤击大地、任耳边风声穿行的外卖员，一种来自生活现场的粗砺感、一种艰辛中不失从容平和的人生态度尤为动人。他视文字为砂纸，用它不断打磨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与王计兵一样，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拿起笔来，书写最切身的经历和最深刻的情感，展现从劳动中淬炼出来的意志品质，以其坦诚真切、朴实有力的文字给读者带去精神震撼。

从宁夏的黄土地上走上电视节目，再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毫无疑问，农民马慧娟因为写作改变了命运。她日复一日耕种家里的土地，也见缝插针播种文学的土地。6年时间里，马慧娟用坏了7部手

### 核心阅读

越是在基层，越需要用文学浇灌心灵、培铸精神，因为文学的力量正是真善美的力量，正是改变命运、追求梦想的力量

行业百态是时代生活的一面镜子。网络作家把专业背景和职业经历融入创作中，贡献了丰满生动的职业角色和引人入胜的“硬核”情节

基层写作的热潮也让我们重新确认文学与读者的关系：当文学从狭小的圈子和繁复的技巧中跨出来，回归对历史现实的观照，对时代心灵的摹写，对真挚情感的抒发，势必赢得读者和市场的尊重与认可

机，用拇指“摁”出了40多万字作品，记录着像她一样的西北农村妇女的酸甜苦辣。

如果说出名之后马慧娟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在写作中更加主动地思考生活的动力，更加自觉地给予读者战胜困难的勇气，换句话说，她对文学有了更深的寄托。在她获评2022年度“中国好书”的自传体小说《出路》里，一名西海固女性在移民搬迁政策扶持下不懈奋斗、追逐梦想的故事，如泉水般缓缓流淌。文学的力量不是知名作家的专利。马慧娟们的创作，把他们领悟到的文学力量又传递了下去。他们明白，越是在基层，越需要用文学浇灌心灵、培铸精神，因为文学的力量正是真善美的力量，正是改变命运、追求梦想的力量。

### 把文学深入行业、描摹时代的优势发扬下去

快递员胡安焉的写作证明了：盯住自己的职业，能盯出怎样的深度。他在上海当过车店营业员，在云南开过

熟食店，在广东上过理货夜班，在北京送过快递。今年，在他出版的非虚构文集《我在北京送快递》里，胡安焉以洗练的笔法记述过的工作经历，再一次确认“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定意义”。他的作品清晰写出了那些平凡隽永的时刻，写出了普通人在劳动与磨砺中的自持自省，以及对人生意义的可贵追寻。

行业写作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煤矿、公安、电力、铁路、林业等各条战线上的作家，以生动、鲜活、真切行业经验为时代赋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我国的社会职业构成发生变化，新业态新职业不断出现。快递就是当代社会的新事物，人们日常与快递员群体打交道，但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了解甚少。胡安焉是从从业者、亲历者，也是观察者、记录者，他将日常的点滴和工作的甘苦化作真诚的自述，让人们通过“工作”这个透镜去感知时代生活。有读者评价，在网购如此普及及频繁的今天，《我在北京送快递》应该加入市民生活必读书，让更多人了解社会运转背后各行各业的行业力量。

2017年，一位熟悉的基层派出所所长因积劳成疾而牺牲，从那以后，卓牧闲走上了为警察写作的道路。从《韩警官》到《朝阳警事》，写的虽然都是网络文学，但卓牧闲不再追求打怪升级的叙事刺激。身边那些扎根基层、服务基层、一辈子都是基层警察的朋友，让他坚定了书写平凡英雄的决心。为了写好身边事，他把自己的工作室搬到派出所警务室里；除了社区民警，他还开始给水警等冷门警种作传。一系列警务小说因为说出了“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的心声，在网络上大受欢迎。

行业百态是时代生活的一面镜子。以警务小说为代表的网络文学，在开掘行业题材富矿上具有先天优势。网络作家大多是兼职写作，在作家之外他们还有着各种身份：程序员、科学家、农创客、法医、律师、设计师，甚至可能是电竞运营、大数据工程师等新兴行业从业者。他们把专业背景和职业经历融入创作中，贡献了丰满生动的职业角色和引人入胜的“硬核”情节。一批批网络文学作品，就这样自发记录下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可出彩的职业故事，生动展现出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 把激发文学创新创造的时代条件利用起来

“厨房大概4平方米，水池、灶台和冰箱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再也放不下一张桌子。我坐在一张矮凳上，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在一沓方格稿纸上开始动笔写我们一家

## 用文学方式解读“中国制造”

佟 鑫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综合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重点领域创新持续取得突破，多个重点产业跻身国际前列，一大批高端品牌走向世界，不断取得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围绕中国制造的报告文学作品也随之不断涌现。纪红建《大国制造》将专业性、时代性和文学性有机结合，聚焦湖南工业发展成果，深入浅出地勾勒制造业发展史和工业文明进化史脉络，讲述中国制造的精彩故事。

这是一部具有史诗风格的作品。就报告文学创作而言，题材越“大”就越难驾驭。《大国制造》将着墨点放在湖南长沙、株洲等工业集群，连接起现实与历史、地域与全国、中国与世界的一个个时空交汇点，以敏锐的时代感聚焦实景、瞭望全景，赋予了作品以题材的典型性和主题的时代性。

在时间维度上，作品将时光轴延伸到近代实业的起源与发展，梳理出近代实业的发展愿景，提炼出“实业救国”的精神内涵。而

那些镌刻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个待解的难题，则又似一张张抛向当代的问卷。在《大国制造》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湖南制造业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湖南便开始在制造业领域有所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制造业迎来新生，逐渐实现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进入新时代，湖南更是乘风破浪，形成了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中小航空发动机及航空航天装备三大世界级产业集群，这成为湖南制造业强力崛起的重要标志。

在空间维度上，作品着眼于中国制造业发展全景，在世界工业发展格局中定位中国制造业，以湖南为切入点又跳出湖南一域，通过讲述大飞机C919等一系列中国制造背后的精彩故事，让我们在中国工业发展徐徐展开的画卷中，看到一代代中国工业人的筚路蓝缕和艰苦奋斗，进而解读中国制造迅速崛起的“密码”。

人的故事。”

这是杨本芬开始写作时的场景。那时的她60多岁，从江西南昌退休，来到江苏南京帮助女儿照顾孩子。厨房里，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抽油烟机轰鸣，写字的人已经随手中的笔进入往事的长河。

完成后，足足8斤重的稿纸上，满是水渍油渍。女儿帮她把作品陆陆续续贴到网络社区，受到不少网友喜爱。2020年，杨本芬的手稿以《秋园》为名出版，流畅鲜活的回忆、绵中有力的情感击中了无数读者。这本厨房里写出来的书，一年内加印6次，摘得多个文学奖项。作家叶兆言说：“我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可以、都应该去读点书。同时，只要你愿意回忆，又能把回忆写下来，就可以成为一名作家。”

这些成功的写作让我们重新审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生活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基层作家不能只拥有生活，还要拥有对生活的持续积累和深刻思索，如此才能写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基层写作的热潮也让我们重新确认文学与读者的关系：当文学从狭小的圈子和繁复的技巧中跨出来，回归对历史现实的观照，对时代心灵的摹写，对真挚情感的抒发，势必赢得读者和市场的尊重与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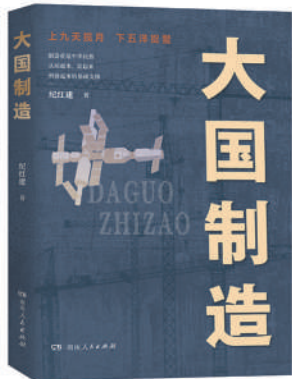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从哪里来？从人民中来。

在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看来，新时代文艺的生命力突出表现为这一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和五四时期、延安时期相比，如今中国接受过高中甚至大学以上教育、受过基本语文训练的人群是多么庞大，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范围内也极为罕见的文学读者规模。“他们不仅是文学的接受主体，也是文学的创造主体，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

日新月异、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激荡着人们的创作热情与创作灵感，互联网的普及和新媒介的应用、文学传播和出版的日渐便捷多元，又给予文学创意和文学才华更多施展空间，让新时代文学的根扎向广阔大地。我们相信，在越来越多基层作家的笔下，新时代中国的生动故事将会讲出新意、讲出精彩，新时代文学将会绽放无穷生机与无限光彩。

制图：沈亦伶

坚持“两创” 关注新时代文艺



《大国制造》：纪红建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